

永恒的父亲节

文/谭小丽

偶尔,会给妈妈过一个母亲节,给她买一件新衣服,或者再请他们吃顿饭,爸爸跟着沾光。可是,我却从来没有给爸爸过一个父亲节,为此感到很惭愧。今年母亲节后,我就早早地酝酿,想郑重地给爸爸过一个父亲节。

可是,我这个愿望差一点就无法实现!

前几天,爸爸胃肠道大出血,全身失血三分之二,心肺器官衰竭,命悬一线。从急诊到消化科再至ICU的生死接力,终于把爸爸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。

爸爸身高一米八几,身材魁梧,年轻时英俊潇洒,帅得像电影明星。但他一辈子却吃了太多太多的苦。爷爷早逝,奶奶体弱多病,是爸爸和姑姑早早地撑起这个破落的家。听姑姑说,爸爸十八岁时在长山耐火砖厂做苦力,台风刮倒了一棵松树,爸爸觉得这松树有用,就在下班后扛着它步行了十几里,终于把它扛回了家。到家后,爸爸浑身上下衣服都湿透了,关键是一只狼一直跟着他!

我们家三个孩子中,爸爸最惯我。小时候,爸爸在镇江罐头厂拖板车。我的姑奶奶家住镇江,姑爷爷在商店工作,姑奶奶种菜卖,由于他们没有子女,帮他们挑水浇菜的活就由爸爸承包了。记忆中,每年暑假我

总会去镇江的姑奶奶家中住一段时间。大约八岁那年,爸爸妈妈带我一起去姑爷爷工作的商店,商店里有一件漂亮的紫红灯芯绒上衣,左右两边分别是三只对称的小黄鸡在吃米,爸爸要给我买,妈妈不同意。后来过了几天,爸爸还是给我买了回来。那件衣服,陪伴了我好多年,温暖了我的整个童年。

好多年里,爸爸一直都在做最苦最累的活。在我成长的日子里,爸爸开过拖拉机,轧石机,勤能致富,家里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。在当时的农村,初中毕业回家务农,是那个年代绝大部分女孩共同的命运,但爸爸坚持让我们上学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农村分田到户,农忙时节,村里人都邀请爸爸用拖拉机帮忙拖稻子、麦子,爸爸有求必应。那时,我家旱地加水田有近十亩,只能靠妈妈带着我和哥哥做。那可是全村唯一的私有拖拉机啊!妈妈要求爸爸跟人家换工,可是爸爸从来说不出口,依然是开着拖拉机贴着油钱去别人家帮忙。

两三年后,家里又买了轧石机,到我家买石子建房的人,不管熟不熟,提起想先欠账,爸爸也从不拒绝。有一个邻村的欠账者,年底爸爸上门收账时,发现他家穷得只有两只鹅,他让

爸爸抓回去过年,爸爸于心不忍,只抓了一只,回来跟妈妈交差。

爸爸真是傻透了!村上人说:谭宝明要是把钱当钱,大礼堂都建得起来。大礼堂是我们大凌塘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标志性建筑,一座十间的五层楼。久而久之,我们也会给妈妈帮腔,经常责怪他。每一次爸爸都会跟我们说,凡事不要斤斤计较。

最近爸爸听说我要装修,早早地准备好了礼品——不知道哪家游商推销的餐具,据说用了饭菜不会馊。老爷子居然买了两套,他还买了两台空气净化器,说我家新房需要。我明明知道是水货,又不想让他伤心,纠结得不行。想了半天说,要一台吧。结果老爸慷慨地说:两台一起拿去!看,这就是我爸,无比爱我的爸爸。

这次爸爸在面对死神时不停地摇头,我知道,他是想说不要抢救了,因为他不想花子女的钱。父爱如山,如此沉重,让我心碎!

生命来来往往,来日并不方长。差一点点,我就失去了爸爸。从现在开始,我要认真地陪爸爸过每一个父亲节。

余生的每一天都是我的父亲节。



采粽叶

文/赵理章

端午节前的一个上午,我和朋友老姜一起去采粽叶。两天前,老姜就已采过一次,这次是特地陪我去的,他知道在什么地方有粽叶采。

上午七点半,我们骑着电动自行车冲冲地向目的地进发,行驶4公里左右,来到了吕城镇西部井园村新建自然村所在地。

新建自然村位于大运河吕城段南岸,村东有一大片芦苇,紧沿大运河南岸边,占地面积约有百余亩。我来到这里时,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,想不到在吕城境内,还有如此大的一块“宝地”。

看着眼前茂密的芦苇,我有点疑惑:印象中应该是芦苇塘,怎么成了芦苇岗呢?在这干旱的河岗上,芦苇怎能长得这么好?我猜想可能在疏通大运河时,大量的芦苇被挖土机连土带根一起挖了上来,多年后就长成了这样一片茂密的芦苇林,且布满河岗。

我套了一副手套,拿了一个原来装50公斤化肥的旧蛇皮袋子。老姜也带了两个袋子,他想了一个极妙的法子,在一个袋子上口处适当的位置上划了一道口子,用这口子把蛇皮袋挂在了自己的脖颈上,这样就方便在采粽叶时迅速将叶子装入口袋了。我们走进芦苇丛时,见到一条早已被多人踩出的路,很显然,在这之前不知有多少人采过粽叶了。我们约走了50余米,路就没有了,面前全是2米多高的芦苇,大多数已成了“光杆司令”。我俩便各自

向深处采寻。最初,我一点采摘经验也没有,把叶子撕下来时,叶片也随之开裂了,我想这可能是手势和力度不妥造成的,便打算向老姜请教。一抬头,我发现我被密密麻麻的芦苇相隔,我已看不见他的人影。我想他应该不会离我太远,就喊了一声:“姜师傅,芦叶撕下来时怎么会开裂呀?”他听见后,很是认真地对我进行了一番“遥控”指导。

芦叶开裂的问题解决了,我又为采不到好叶而困扰。我艰难地在芦苇中找寻着,因芦苇太密,且这片芦苇面积较大,行走其中我仿佛在走迷宫。采摘中,老姜曾几次喊我到他那里去采,但我坚持自己找。好不容易我见到了一片俗称“长茅”的植物,高度在2米以上。我拨开密密的长茅,发现里面长着多棵芦苇,且上面的叶子还未被人采过,平均一棵芦苇上可采到5张叶子。太棒了!发现这一“新大陆”的我兴奋地小小欢呼了一下!

大约上午10点钟时,我的蛇皮袋子里已有十余斤芦苇叶了,这时老姜也到了我眼前与我“会师”。看到他每个袋子里装的叶子都比我一个袋子里的多,我非常佩服他的利落。听到老姜说收工,我应了一声。其实,我心里是不愿走的,我还想延续一会这难得的童趣。

因为在采摘过程中,儿时的回忆已不由自主浮现眼前:夏天,在家乡村庄周边的沟塘浅滩游泳时,我和小伙伴们愉快地用芦苇叶吹着口哨……

思念父亲

文/曹树高

每当我听到《我的老父亲》这首歌时,心就隐隐作痛。父亲离开我已多年了,但他的身影一直在我脑海深处停留。

父亲虽不识字,但是十分能干,非常能吃苦。小时候,我常听母亲说起父亲儿时吃的那些苦。由于家中子女多,父亲7岁时就开始帮地主放牛。15岁时开始打长工,什么样的农活都做。18岁那年夏天,父亲与堂哥一起在稻田里薅草时,被一队日本鬼子发现,押到天王寺分开审讯。一个汉奸替鬼子问,你是不是新四军?父亲摇摇头,说不知道什么是新四军,我是老百姓。鬼子火了,叫道,你的同伙都承认了,你还嘴硬!说罢,便开始用刑……祖父得知父亲被鬼

子抓去,多方托人营救,花了十多担稻子才把父亲救出来。母亲告诉我,父亲从那以后就留下了腰疼的病根。

年少的我不懂事,不知父亲吃过的苦。只知道父亲是种田的好手,什么农活都会干,什么农具都能使用。父亲清楚每一种作物的生长习性,什么季节种植什么,种植的密度如何,什么时候该施肥,什么时候该浇水。正因为父亲种田是把好手,上世纪60年代初,被生产队推选为队长,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我毕业后也回到生产队参加了劳动。没干几个月,大队干部把我抽调去担任民办老师。一年后因大队党支部改选,我又被任命为大队会计。父亲有点不放心,大

队书记说,父亲老实厚道,儿子也一定能靠得住。那时的我不想在大队里干而是一心想着参军,保家卫国,征兵开始后,我瞒着父亲报名参了军。我到了部队后,父亲就一直埋头干活,说话更少了。没有几年,母亲走了,再后来父亲得了胃癌。部队任务重,我只能每年回来看他一次,每次丢下一些钱,然后匆匆赶回部队。

正当我准备转业时,我的胆囊长了息肉需要手术。我手术的当天,父亲走了。就这样,父亲最后一面我也没能见到。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子欲孝而亲不在。父亲走了,给我留下无限的悲哀和思念……